

刘刚 著文
杨小民 绘画

曾国藩与 两江总督署

南京出版社

来谈三次在正抚院一次围棋二次小睡一次中饭
阅本日文件见客二次改片稿二件呈日因洋人
来文拟将府拟抵命因重转部府拟系刑部
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又请免之客一次吴丹雪来
一坐小睡片刻拒改迎会稿二件核科房批稿
信船蒙日甚二更四點睡



曾国藩与

两江总督署

刘 刚 著文
杨小民 绘画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与两江总督署/刘刚著. —南京:南京出版社,
2001.4

ISBN 7-80614-630-X

I. 曾… II. 刘… III. 曾国藩(1811~1872) -
生平事迹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3763 号

曾国藩与两江总督署

刘刚 著文 杨小民 绘画

*

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市北京东路41号29号楼 邮编210008)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5 字数 30 千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

ISBN 7-80614-630-X

K·58 定价: 8.00 元

(本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先后四处总督署	(1)
贤哲和堂属	(4)
冬 闱	(6)
梦姚薨	(8)
韩瓶砚	(10)
雪夜闭门读藏书	(12)
牵牛蹊田	(14)
鸣原堂	(16)
不动心说	(18)
一等毅勇侯	(20)
下关洋务	(22)
告诫儿妇诸女	(24)
离骚五诵	(26)
慈父虔心送痘神	(28)
忠王府	(30)
八功德水	(32)
元武湖	(34)
帘宴和鹿鸣宴	(36)
锯大木如切豆腐	(38)
登清凉山	(40)
戊辰岁初	(42)

马铸画像	(44)
地球仪	(46)
居官四败	(48)
不可妄评古人	(50)
君子所梦	(52)
书法	(54)
诗词楹联	(56)
谢宣城	(58)
亢龙有悔	(60)
丧事	(62)
恬吉号	(64)
扬州教案	(66)
好花盛开	(68)
盐道衙门	(70)
江宁织造	(72)
戒棋戒命	(74)
湘乡故老	(76)
开花炮	(78)
查办刺马案	(80)
楠木内棺	(82)
绝世小照	(84)

游后湖·····	(86)
重修督署·····	(88)
金龙殿·····	(90)
大行宫·····	(92)
五爪团龙壁·····	(94)
讲经不系舟·····	(96)
桐音馆·····	(98)
署东高楼·····	(100)
勋高柱石碑·····	(102)
老树枯藤·····	(104)
花厅·····	(106)
后记·····	(108)

先后四处总督署

从清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十一年(1872)的十余年间,曾国藩三任两江总督。督署地点先后计有四处。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天京。九月初八日,曾国藩由安庆乘船行抵江宁。船抵“棉花地湾泊”,“行二十八里进南门”。由于原两江总督署(太平天国时期为太平天国天王府,址在今南京市长江路292号)被焚于一炬,曾国藩在原太平天国侍王府稍住,便移居英王府。

英王府是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的第一处总督署。它位于水西门附近,即今南京市昇州路338~360号。此处在明初为中山王徐达的西园,清乾隆时为桐城富商姚友梅的宅园,太平天国前期为天朝总圣库,后期为英王陈玉成的王府,现存前厅、后厅、平房、楼房等遗迹。曾国藩在此处住了九个月,至同治四年(1865)五月二十五日,就接谕旨登舟启行,北上剿捻去了。

两年后,即同治六年(1867)正月十九日,曾国藩再接两江总督印信,于三月初六日抵达江宁。这次是“卯正自旱西门登岸,由水西门进城。民间家家香烛爆竹迎接”。曾国藩在众人簇拥下,“至公馆见客”。此时原太平天国英王府已被李鸿章改作安徽会馆,侍王府也成了湖南会馆。曾国藩在安徽会馆稍住,于四月二十六日移督江宁府署。他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午初移居新衙。本造为江宁府署,去年

李少泉宫保借居，遂改作总督衙门也。”其实，这里也曾是太平天国忠王府（址在今南京市府西街南京第一中学一带），同治四年（1865）重建了房屋 216 间，穿堂、走廊等 23 号。此处是曾国藩的第二处督署，他在此住了十八个月，于同治七年（1868）登舟赴直隶总督任。

同治九年（1870）八月，曾国藩第三次任两江总督。闰十月二十日抵达江宁后，他不愿入住前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的江宁府署，以为该处为不祥之地，便借居在盐巡道署。

盐道衙门故址在今南京市建康路 181 号，即淮清桥针巷口一带。太平天国时此处为太平天国南王府，清同治九年新建正署、花园及大小房屋 168 间，亭两座。曾国藩在此住了十个月，其间又“增盖加广六十八间”，树新坊两座，上题“整纲”、“肃纪”。这是曾国藩的第三处督署。

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二十二日，原两江总督署（太平天国时期为太平天国天王府）修好后，曾国藩即由盐道衙门移入新署。“是日移居新衙门，即百余年江督旧署，乱后，洪逆据为伪宫者也。”新署计有亭台楼阁等 1189 间，规模“极宏壮”。曾国藩第三次任两江总督期间，先后入住盐道衙门和新署，在新署只住了 70 多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 年 3 月 12 日）死于新署内，终年 61 岁。





贤哲和堂属

曾国藩在“棉花地”登岸时，正值九月，“太阳蒸热，疲倦殊甚”，素有“火炉”之称的江宁，给了他当头一个下马威。四周蝉鸣连成一片，心中越发烦躁，豆大的汗珠从额际流淌下来，衣衫早已湿透。曾国藩急让人为其剃头，嚓嚓的剪刀声中，头发纷纷落地。

曾国荃将兄长迎入公馆，高兴之余，流露出抑郁的表情。除了征战的疲惫，还因为近来外面传说曾家兄弟拥兵自重，功高震主，掳掠巨多，朝廷有所猜忌。曾国藩开导说：“树高易折，人满易损。”当夜便为九弟润写了上疏朝廷的谢恩奏折。忽然门外来报，说有湘军游兵散勇七八人，闯入官绅程伯敷内室，明火执仗，劫财掠色。曾国藩急忙派戈什哈（卫兵）及兵勇十数人前往弹压。

是夜，曾国藩“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遂挥毫写下一副对联：“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说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尽我心。”



冬 闹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期间,清朝的江南乡试十年未行。为了安慰士子们的进取之心,招抚徒氓,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就上折要求尽快恢复江南乡试。

贡院建筑不久修好,曾国藩特意在头门外东西两头各添牌坊一座,上书“明经取士”、“为国求贤”八个大字。

乡试于十二月二日正式举行,传统的“秋闹”成了“冬闹”,这在科举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次乡试共有苏皖士子两万余人参加。正副主考官是刘昆、平步青,试题有“叶公问政二章”、“有余不敢尽”、“汤执中立贤无方”等。

谁知乡试举行的第二天,突然“雨雪纷纷”,“天气奇冷”,“中饭后风雪转盛”。曾国藩“念应试者在闹中寒苦异常,忧灼之至”,遂在署中“绕屋旁皇,不知何以为计”,数次派人至贡院探问消息。及至数日后“天气大晴”,他心中才“为之一慰”,这时才觉得“骨节酸痛”,“困倦之至”。曾国藩身在督署,心在贡院,和两万士子一起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此次乡试放榜,共得正榜 273 人,副榜 48 人,解元名叫江璧,第三名是吴大澂。曾国藩得知结果,非常高兴,说“江璧”二字即江南肃清之意,是指长江流域完璧归赵;而“吴大澂”三字指三吴澄清,因为吴大澂字清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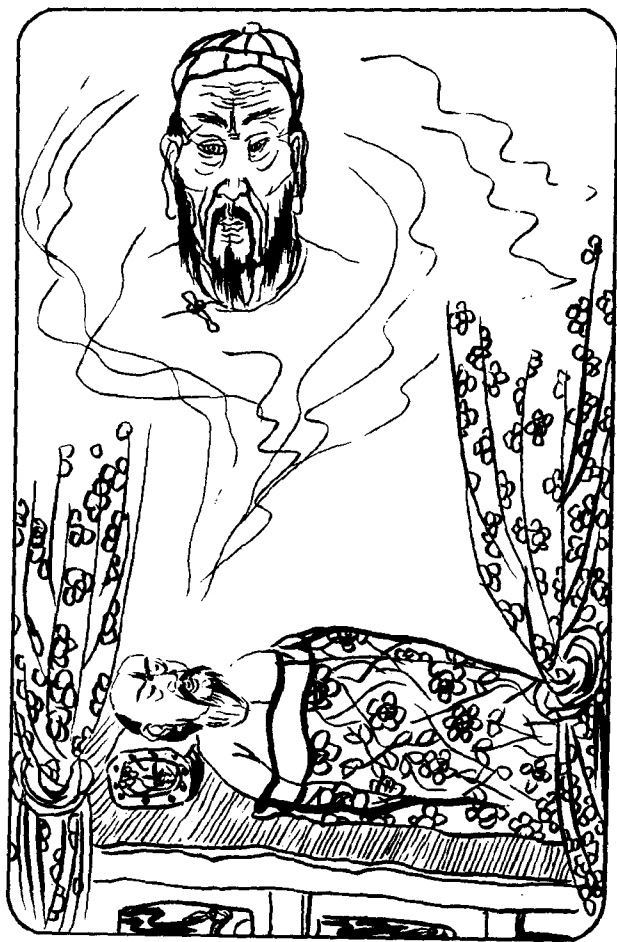
梦 姚 鼐

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十七日,曾国藩劳顿一天,夜里三点睡下,忽然“梦见姚姬传先生,颀长清癯而生趣盎然”。

姚姬传即姚鼐,清代“桐城派”著名代表人物。生于雍正十年(1732),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终年 83 岁。而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姚鼐死时,他才不过 5 岁。即使两人见过面,曾国藩也早已记不清姚鼐的面目了,何来的“颀长清癯”,“生趣盎然”?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十七日前后,正是江南乡试放榜期。曾国藩见此次“闱墨极佳,有书卷,有作意,无一卷为庸手所能者”,既为朝廷得人而高兴,又想起自己当年仅为三甲检讨赐同进士出身,感到惭愧。

曾国藩年轻时就喜欢读书,“尤喜韩文”。十七日夜写完榜文,他又捧起韩愈的文章。而姚鼐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凡四十年,治学以经为主,兼及子史、诗文,曾受业于刘大櫟,为文高简深古,尤其接近韩愈的风格。原来曾、姚二人相似,都是韩愈的“学生”。曾国藩对姚鼐的遗书也仔细深思过,十分喜欢,并对“桐城派”再次振兴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在梦中相见,并不奇怪。曾国藩梦见姚鼐“颀长清癯”,说明在他心目中,姚是一位长者,形象高大威严;而“生趣盎然”,大概是因为姚文清新活泼,曾国藩对“桐城派”从内心里表示欣赏吧。



韩 瓶 砚

一日，侍郎雷藿郊送给曾国藩一方名砚，人称“韩瓶砚”。雷侍郎说，此砚原为韩襄毅所有，韩将砚刻画为瓶形，并且在砚上自题了“韩瓶砚”三个字。后来此砚流入王文成公之手，王又在砚背上题了数十字。曾国藩对此砚的来历也有所闻，说本朝乾隆时，此砚先归阿文成公，后来侍郎王兰泉在砚匣上题了百余字，怎么又到了你的手里？雷侍郎哈哈一笑，只说是咸丰时孔有涵送给他的，今日特意送给中堂大人。

这韩瓶砚送得正是时候，曾国藩这几日正习黄山谷书法，每日写三百字，颇有心得，得空便说：“我以为出笔宜颠腹互用，取势宜正斜并见。用笔之颠，则取正势，有破空而下之象；用笔之腹，则取斜势，有轻松飞舞之态。”雷侍郎大概是听到了中堂大人的话，才送来这方砚台的。

不过，收下韩瓶砚倒是有悖于曾国藩的待人接物之道。曾明白，“这些都是钓饵啊！他们来找我，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显得我刻薄；而答应他们，则做十倍的报偿，他们也不会满意。”曾国藩收下韩瓶砚，或是因为此砚确实名贵，他无法拒绝。

